

第九回 真梅幹公堂不認 假潘安荒塚受辱

世途倚伏都無定，塵網牽纏卒未休。
禍福回還車轉轂，榮枯反覆手藏鉤。
龜靈未免剝腸患，馬失應無折足憂。
不信君看奕棋者，輸贏須待局終頭。

說這梅公子，平日未嘗在外行走，又改了姓名，料無人認得。不期投宿飯店，說了木榮二字，忽被公人捉住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摸不著頭路，不知被誰覷破，連假姓名多曉得了。只得隨著公人扯扯拽拽，捉到縣前來。卻說那縣官姓馬，名驥，表字有德，就是馮樂天的門生。居官清正的。堂上燈燭輝煌，正在比較條銀。公人把梅公子帶進，稟道：「這人名喚慕榮，特拿到案下，候老爺究審。」梅公子不敢抬頭，俯伏階前。縣官馬有德早已瞧見面貌，先有幾分驚疑。問道：「你可是叫慕榮麼？」梅公子戰戰兢兢答道：「小的是喚木榮。」馬有德又問道：「你的父親可是姓韓麼？」梅公子答道：「小的父親不姓韓。」馬有德又問道：「想是你父親莫非姓梅麼？」梅公子加上一嚇答道：「小的父親並不姓梅。」馬有德聽了聲音，愈覺驚疑道：「那姓梅表字挺庵，官居國子祭酒，有一子取字傲雪。莫非挺庵就是你的父親，傲雪就是你麼？」梅公子愈加慌張，口打寒噤道：「小的父親並不叫梅挺庵，並非官居祭酒，小的並非取字傲雪，求老爺超豁則個。」馬有德道：「你果是叫慕榮麼？」梅公子答道：「小的果是姓木名榮。父親也是姓木了。」馬有德道：「你父親叫甚麼名字兒？」梅公子未曾打點，一時答不出。馬有德道：「你近前來，抬起頭來，待我認一認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梅公子不肯抬頭。

馬有德叫皂快扶起。梅公子瞧著縣官，甚是面熟，心裡一時想不起。馬有德把梅公子仔細一看，大驚道：「奇怪！我說原來正是梅傲雪年兄。」梅公子也頓然猛省道：「呀！老爺莫非就是馬有德年兄麼？」馬有德連忙雙手扶起道：「年兄何不早賜明白，莫非故意戲弄小弟？弟即負荊登請，不能償此罪戾也。」嚇得捉梅公子來的兩個公人，連忙跪倒，叩頭如搗蒜。馬有德要抽籤責罰。梅公子到底心虛，懷著鬼胎，錯認道：「貴差奉年兄之命，年兄奉朝廷之命，弟實為負冤逃罪之人犯，猶幸被擒於貴縣，得見故人，希圖稍開一面，或可周全寬緩，不即解戮，則叨年兄無窮之惠矣。何年兄深自致罪，又罪及貴差？莫非勢處兩難，公私不能兩盡，徇情有礙前程，執法有傷友道，故作此多方開罪之詞乎？我梅幹不是這樣人。這是我愚父子自作之孽，應當自受，何忍遺累年兄，請年兄按法行之可也。」馬有德不禁愕然道：「年兄何出此言？容到私署，自當謝罪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弟係逋逃欽犯，漏網二、三年，今日一旦擒獲，即按法有餘辜。倘有見教，正當領命於公堂之上，豈可再入私署口商，上司不無耳目，恐有累於年兄。」馬有德吩咐掩門，眾役暫退。對梅公子道：「弟奉上捕緝慕榮，不期皂快誤認，得罪於年兄。年兄又不見諒，含糊戲弄小弟，俯伏階前。則弟之獲罪於年兄，即獲罪於先老師矣。但今不必多費辯論，只消一言，便就明白。慕榮自慕榮，梅兄自梅兄，豈可李代桃僵，年兄何必認定自是慕榮。」

梅公子只是心虛錯認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年兄果是真個不明白，還是礙著情面不好明言耶？」馬有德道：「小弟沒有什麼不明白，亦沒有什麼礙著情面，不好明言處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小弟為兄明言之。前年奉旨捉梅公子一名，幸虧義僕代去。弟即改姓名為木榮，逋逃在外，今不知被誰覷破出首。前所獲者，假梅公子。今之木榮者，乃真我也。故上邊行文書下來，不說捕獲梅公子，竟說捕獲木榮。木榮乃真梅公子也。年兄不可當面錯過，後悔無及矣。」馬有德驚訝道：「噯！原來年兄半晌爭論，都是錯認，卻不丟在空裡。今奉旨捕捉的是慕榮，乃韓侂胄之嫡子，即年兄之仇人也。」梅公子驚問道：「既係韓侂胄之子，為何姓起木來？」馬有德道：「其年此子方產，適報榮升官爵，就取欣慕思榮之意，討個吉兆耳。」馬有德一邊說，梅公子一邊把右手指在左手掌上亂畫。把腳也一跌，頭也一口道：「啐，啐！原來這個『慕』字，不是『木』字。」哈哈笑個不住，只少在地下打滾，道：「年兄是這等，慕榮乃當今第一個有勢耀的了，為何捉他？」馬有德說：「原來年兄還不知朝中的喜信麼？韓侂胄被史先生圍到玉津園側，殛殺了。」梅公子大駭道：「噯！韓侂胄這奸賊，被史先生殛殺了，是真的？」馬有德道：「怎麼不真？」梅公子道：「果然？」馬有德道：「怎麼不果然？」梅公子睜著兩眼，將牙齒來咬兩咬道：「快哉，快哉！」馬有德道：「如今不消請命公堂之上了，請私署中去送朝報與年兄看罷。」

梅公子也不用揖遜，向前就走，到後堂重新作揖。馬有德將朝報遞與梅公子，梅公子接著，把眼睛拭了兩拭。揭開。看道：

吏部侍郎史彌遠，力陳危迫之勢，請誅韓侂胄，以安邦國。皇后素怒侂胄奸佞，力贊之，帝始允可。翌日，侂胄入朝。史彌遠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，殛殺之。

外有移文一道云：
奸佞韓侂胄，殺有餘辜，家產籍沒，妻孥處斬。侂胄子慕榮，同家人顧保，潛逃在外，著地方官嚴行緝獲，審確處斬。回繳。

梅公子看了又看，逐字朗誦。喜得拍掌大叫道：「不信朝綱忽有今日之清正，奸賊也有今日之伏辜，我父之冤憤，也有今日之表白。即我僕之捐軀，也不枉了他一段俠義，豈不大快人心！雖恨我不能手刃此賊，以快父志，以謝天下，然我今日目擊此賊之全家受戮，則不共之仇，已假手於他人，我亦不為虛生矣。」馬有德道：「年兄滿腔夙憤一朝頓雪，但為何又有木榮之稱？彼此誤認，使弟抱慚無地，卻是何故？」梅公子把父親觸怒韓侂胄，盡忠而死，潛往家中，又被回祿，寄寓萬壽庵讀書，拒見程松起禍，徐魁挺身救主，趙汝愚薦與馮樂天處，改易姓名，叫做木榮，遁跡灌園，不期馮公身故，夫人打發出來，細細述了一遍。說道：「一路驚惶，投宿飯店，作意要到趙年伯處去。不意忽被盤詰，以為假名木榮，必保無虞，不料貴差認錯，被傳到此。弟此時以含冤復仇之微軀，悉聽命於足下矣。孰知驚中得喜，死裡逢生。我梅幹為不共之仇，辱身賤行，困苦幾載，今日復得昂然立於天地之間，實出萬幸。」

馬有德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不得兄錯認。前老師之盡忠為國，弟聞之痛割五內，因苦於冗務羈身，未得躬趨拜奠，此弟之抱罪不遑也。至於年兄回府，更遭回祿，僧舍讀書，拒絕匪人，實弟所未聞。後忽聞年兄有縲紲之厄，弟驚疑莫信，苦為五斗米所縛，不得親身趨候。至於救主潛藏，變姓守拙，又弟所未聞。年兄今日言之，方知有如許隱情，世世折折，弟後變一」

問一奇人，可作千秋佳話矣。」梅公子復揮淚道：「追念當日，徐魁奮不顧身，實是難得。一則不忍梅氏覆宗絕嗣，二則留我為報復之人。今日得與年兄相對，非此人力不至此，一時念及彼之存亡未卜，真正憂心如焚。」馬有德道：「請年兄勿憂。當日一聞年兄被陷，弟即有一手札，遣人往候。孰知彼僅卻命不恭，草率而回，僅口復云，梅相公未曾受刑，即發收獄。彼時弟以不得回翰為恨。後來凡遇親友從都中來，即詢及年兄，俱云在獄無恙。前日一接朝報，驚喜年兄必然冤白恩釋，故適纔一見臺顏，即不勝雀躍。孰知在獄者另有義僕為代，年兄正係口意斡旋也。諒貴僕朝廷自然釋放恩榮旌獎的。」梅公了道：「果如兄言，則徐魁不死，全義復能全身，喜出望外了。」說話間，早已排上酒被，二人聚談快飲。梅公子道：「闊別五、六載，意兄必端笏朝廷，授黼黻之任矣，何尚俯膺簿書錢穀之瑣事耶？」

馬有德把眉一蹙，搖首道：「今日之仕途濫觴極矣，若望遷升，非賄賂不能。弟素性清介，何忍取百姓之脂膏，以幹一己之功名，所以無功可升，無罪可責。株守此邑，倏忽五載。總之，弟之宦與最薄，視之浮雲。」二人互相談論，直飲至雞鳴三唱方寢。正是：

知己飲千鍾，投機話正濃。
三年懷隱恨，今始快心胸。

次日，馬有德正到書房，與梅公子閒話。只聞外邊傳梆，馬有德出堂。只見公差拿著一個少年，名喚慕榮，解到案前。馬有德立刻審確，申文解府去了。又吩咐公差到飯店取梅相公行李來，說罷，即退堂來見梅公子道：「只有個喜信報與年兄得知。真慕榮已獲著了，弟已申文解府了。」梅公子大喜道：「奸賊，奸賊！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？只討得個遺臭萬年！」說罷，要收拾擔子即去。馬有德驚訝道：「闊別五、六載，遭如許風波，今日得與兄聚首，深慰渴懷，忽有去志，何見怪至此？」梅公子道：「承兄雅意，不勝感激。但向蒙趙年伯照拂周全，恩同再造，當親往謝耳。」正說話間，只見排飯出來，兩人坐定對飲，不題。

且說公差走到飯店，對店主人道：「老人家，昨晚那客人的行李，交付我來。」店主人看著就是昨晚捉人的公人，忙道：「呀！大叔，我正要問你，昨日那小官兒，你捉去怎樣了？我也擔著鬼胎，一夜睡不著。」公差道：「噯！不要說起，幾乎嚇殺！」店主道：「我也不曉得你為甚捉他。大叔，你且坐著。」忙向食籠內搬四個包子，排到臺上，取一壺茶，讓公差坐。公差就坐著，對門夾壁並那店裡幾個客人，多走攏來聽著。公差道：「大爺派簿子登記人名，原密囑我們，只為得一個人，伙計中都暗記著要捉什麼慕榮。我昨晚聽得他說慕榮，我便像拾著寶貝，捉了去。初然間捉到，原是跪伏倒的，大爺盤問得一個不耐煩，我也記不起。落後來，真正笑倒，活像個串戲。叫抬起頭來，你可認得我麼？兩邊一相認了，大爺忙走下雙手扶起。這裡也叫年兄，那裡也叫年兄，你道可像個串戲麼？那時大爺扯著一把簽，竟要把我們兩個拔橫起來，你道可不要嚇殺麼？喜得就是他說分上免了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如今哩？」公差道：「如今留在私衙裡哩。叫做什麼梅相公，故此請學生來取行李哩。」店主道：「這等諒沒甚事。」公差道：「列位不曉得，今早不知那裡又捉一個慕榮，也是少年。這個慕榮不同，大爺立刻申文解府了。我適纔親眼見的。」聽者無不哈哈大笑。

內中一人道：「如今不知可還有？」又一人道：「事不過三，畢竟還有一個慕榮哩。」眾人又哈哈大笑一陣。公差道：「如今簿子且不派了。」店主拍掌笑道：「謝天地。我們明日燒個太平利市，大叔你來，大家吃杯快活酒兒。」公差道：「多謝，明日我來。但是今日講話忙，沒工夫吃包子，且先乾折了哩。」一頭說，一頭袖而藏之。那店主把被囊子交付出來道：「大叔，這是他的行李，大約幾本破書在裡頭，動也沒人動。」交付明白，公差扯到手道：「還有雙把紅鞋子在裡頭哩。」大家笑笑，謝了一聲去了。那些閒聽的笑道：「正所謂：『戲場一日假公堂，公堂千古真戲場。』」

話說馬有德，正與梅公子飲酒閒話，聽得又是傳梆送什麼報進來，又送的梅相公的行李。馬有德叫人接著。將報來看道：

奉旨，吏部尚書趙汝愚，精忠為國，前因誤聽匪言，革職罷去。今奸惡伏辜，願得忠良共勤國政。趙汝愚仍復原職，著本處府縣，催赴來京，無得遲誤。欽此。

馬有德道：「趙年伯口奉榮召，自然星夜往都中矣，年兄此去，豈非空勞跋涉。依弟愚見，莫若下榻於此，秋闈已近，正年兄奮翮之日也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夙憤已雪，平生之願足矣，功名又何敢妄想。但趙年伯既已欽召，即去亦未必遇，只得且依尊命，但留此叨擾不安耳。」於是梅公子住下，不題。

卻說程松雖依附韓侂胄，不過諂媚取榮，貪爵慕祿，不至十分奸惡，故奸黨敗露，他獨彌縫無恙。初見韓侂胄受誅，恐移禍及身，驚惶無措，星夜打發家書，吩咐夫人、公子搬運內囊細軟，潛避維揚。

揚州有一富戶，姓范，號雲臣，是程松的妹丈。范雲臣一日接著了程松的夫人與公子，雖知他避難而來，也有幾分著急。然向來倚他的勢，虧程松遮護，得以安然在揚州做個財主的。今雖驚惶，尚未必就敗，怎好就怠慢，倘保無虞，日後愈好親近依賴。故此連忙打掃空房，安頓住下。那公子表字慕安，以取人之慕我如潘安的意思，果然生得美麗。但是個風流惡少。父親要與他討親，他自恃是個才子，必要親自擇個才貌兼全的佳人，一時那裡得有。父母見他這樣癡狂，只得由他，所以年長十八尚未受室。今避維揚，漸漸聞得都中事妥，父親官職無恙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揚州乃美色所產，吾正可乘此訪求一訪求。因此日日穿著整齊了，在東街西巷搖擺起來。結識一個朋友，叫做石秀甫。那人乃是嫖賭中的班頭，花柳中的牽引，所以程慕安一見如故，情投意合。引到花柳叢中撞過幾次，公子眼高，且不愛煙花，沒一個看得入眼。

一日對石秀甫道：「貴府乃繁華之地，人都說偏多美色，弟來此已久，並不曾遇個美的可像我意，想是弟之緣分淺薄哩。弟不日將作歸計，這樣好天氣約兄明日鈔關外一遊何如？」石秀甫道：「絕妙的了。尊相要去，晚生焉敢不奉陪。或者學起張君瑞，佛殿奇逢的故事來，也未可知。」說得程慕安輕狂跳躍，約定明日遊玩，不題。

卻說閩英小姐，因父親亡期百日，在家做些佛事追薦一番，又備些祭禮同夫人到墓上去祭掃。裝了兩乘轎子，奶娘與侍月先走，畏天喚幾個家人跟隨在後，迤邐而來。

這裡，程慕安隨著兩個小廝，正與石秀甫撞東撞西，說說笑笑。忽見兩乘轎子，前面一個老嫗，又一個俊俏丫環。後面跟著四、五興頭家人，知是官家宅眷。又見後面挑著楮錠祭禮。程慕安、石秀甫兩人道：「噯！原來是掃墓的。」二人道：「我們尾其後而去，好歹瞧瞧有何不可。」於是路隨轎子，行不幾里，早見一個簇新的墳塋，歇下轎子了。兩人飛也似挨擠上去，見夫人出了轎，然後見小姐出轎，果然生得標緻。兩人看著了。但見：

渾身素縞，疑是嫦娥降世，一抹淺裝，好如仙子臨凡。神色驚人，光華駭目。欲認作花，而牡丹芍藥終令紅豔之美；將稱為鳥，而舞鳳飛鸞未免紛靡之麗。何如此，脂無粉而亭亭弱質，彷彿雪製梅蕊，不娘不娜而瑟瑟愁顏，依稀露濕蘭花，步步白蓮輕盈可

愛，纖纖玉筍，柔潤堪憐。眉蹙蹙而舉體踉蹌，佛子難禁魄散，淚淋淋而週身媚媚，呆郎也要魂消。

程慕安白瞪著眼，呆呆立著，竟看出了神。石秀甫把他衣服一扯道：「放雅道些。」只是不動。石秀甫又扯一扯道：「相公，出了神了，太著相哩。」程慕安吃驚的回轉身來。拍掌大贊道：「天下有這樣絕色女子，豈非天姿國色？小生何幸今日遇見，這相思病只怕要害殺我也。」石秀甫笑道：「程相公，這裡是孤魂塚，休猜做離恨天。」程公子也笑道：「我顛不刺的見了萬千，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。」兩人輕狂戲謔。那知馮衙裡這些家人，個個摸拳擦掌，要把這兩個人送個飽拳，兩人那裡曉得。程公子只管搖搖擺擺，賣弄風情，百般醜態。夫人、小姐痛切傷心，影兒也不睬。兩個家人火心直冒，就要動手。內有個老成的道：「罷了，我們就去了，何苦惹禍招非。」二人只是不去，好像熱石頭上螞蟻，跑前跑後，左顧右盼。家人一個個都怒起來，一把扯來正是程公子，亂踢亂打。到底石秀甫乖覺，一溜兒走了。兩個小廝，也嚇散不知去向。單單丟著一個公子，真正打得可憐。只見：

一把扯來，好像鷓鴣捉小雞。一甩一跌，好像獅子滾繡球。一連十數個巴掌，頓時面青鼻腫，分明天王廟裡個小鬼；接連三二十腳尖，立刻腰駝背曲，何異十字街頭個乞丐。這個是看婦女的犒賞，愛風流的榜樣。

眾家人見他吃虧已夠，放個空兒讓他走了，然後送夫人、小姐歸家。畢竟後來如何？好看又在下回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